

宜海帆

● 陈继达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引 子

县委书记王志海走了，云豹和董科长同时被逮捕了，白玉堂又被查封了，周德清也被省委撤销了职务。在一二天内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使人们感到既惊讶，又在情理之中。这一切除了使人们的精神得到极大的振奋外，留下的就是对县委书记王志海的无限怀念。

此时我的心情很复杂又很沉重，既为自己完成采访调查任务，洗刷了别有用心的人泼在王志海身上的污浊水而感到欣慰，又因跟随省纪委书记迟到一步未能留住他而深感遗憾。他的出走，真使人大有人去楼空之感而惆怅不已。我向省纪委书记继续汇报一些事情，决计明早回伊甸岛。

下午天空依然是浓云密布，刺骨西北风怒吼着。我在县府招待所整理行囊，忽然叶小忠进来要我到他家坐坐。他说如今云溪“解放”了，我这位“地下工作者”可以公开露面了。还说虽然前段时间我一直住在他家，可从没有坐下畅心拉拉家常呢。是呀，离开云溪前是该向叶大婶告别一声。

我俩穿过那片灌木野地，进入“梅月斋”的月洞门。围墙内的小园仍然被薄薄的积雪覆盖着，惟有墙角那株老梅傲枝斗雪，开着火红花朵儿，好像在迎接我似的。我推开门，迎面是一股扑鼻的香味，叶大婶在厨房里面忙着烧菜呢，她拿着一只破了膛鸭子笑着迎出招呼：“进来，进来。”我看中堂桌上摆着的丰盛菜

看，说：“大婶，你干啥？”她放下手中的东西，端过一个炭火盆，要我坐下。热情地说：“您前段时间呆在大婶家那么久，可从没好东西招待过您。今天备点酒菜，让你们坐下来聊聊。”

正在这时林岚进来了。

“高老师呢？”小忠问。

“不肯来。”

林岚慢慢儿摘下围巾抖掉身上的雪，懊丧地回答。

“那我去叫他。”

“没用，刚才正同朱师妈怄气呢。”

“为啥？”

“还不是为上北斗的事。”

林岚不慌不忙从衣兜里摸出一张伤痕斑斑的纸头，给我俩看。这是高老师昨天冒着雪送走王书记，从南浦码头回来后写的一阕《贺新郎》：

泛海天涯去。驾孤舟、不堪回首，是非之土。可叹人间多罗网、风雨阴晴难预。烹走狗、娥眉遭妒。且效陶朱全气节，美乌纱摘掉从商贾。天地白，雪飞舞。

茫茫玉宇茫茫路。虑嚣尘、六根清净，是吾处。纵读经书何所用，报国衷肠难诉。红杜宇、萑弘血吐。斑竹千枝湘妃泪，看汨罗江上悲风古。攀北洞，莫回顾。

每字每句狠狠地敲击着我的心，使我浑身颤抖起来。我反反复复轻声念，每根神经也麻木了，似乎室内的空气也凝固了。好像敬爱的高校长就站在我的眼前，喷发着火山般炽烈的悲愤感情，使我的心也滴着血……我抬头仰望迷沌沌乳白色的天空，忽然飘来一瓣晶莹的雪花，不偏不倚落在这首词“雪飞舞”三个字上，立

刻融化变成几点泪水。啊，又下雪了……

这两年来，在佳东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围绕着王志海领导下打击虚假广告的斗争，实持是改革与反改革、前进与倒退、正义与邪恶两种势力的殊死斗争，最后光明终于战胜了黑暗！但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佳东没有留住尊敬的县委书记王志海，——他已扬帆下海了。而且连我们的敬爱高校长因王志海出走，迫不及待要上北斗峰“隐居”了。这岂不是一场悲剧么？！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给人们看。我作为这场斗争的积极参与者，不知有多少的话要对读者诉说啊！我似乎从这一事件中逐渐孕育出一个什么样的主题，产生了一种创作的冲动……

林岚的眼圈发红了，叶小忠见我读了高校长的词后发呆，也感叹不已。

不知小忠何时送我回到招待所。当我酒醒时，只觉得寒气袭人。我想起自己昨晚酒量过多，竟忘记同小忠林岚一起去梦笔斋向高老师告别，而深感后悔。我欠身望望南窗，白色蓝花的纱窗透亮了，映得房里桌儿几儿轮廓分明。于是我穿衣起床撩开窗帘往外望，靛蓝的天空与大地积雪辉映，成为宁静和平洁净的世界，再不像昨天那样阴霾低垂。我看看表，还只是凌晨三点，早着哩。可我毫无睡意了，打开了床头灯，索性和衣半双腿伸进被窝里，又从衣袋里摸出高老师那首《贺新郎》，在灯下反复咀嚼品味。这真是惊世骇俗之作呀，切中时弊，充满孤愤，字里行间似乎流淌着血与泪。高老师为王书记鸣不平，也为他自己坎坷的经历而排遣愤懑之情。老实说此时我的心情何尝不是如此呢。这次我奉命回佳东调查，亲眼看到家乡人民是多么热爱自己的县委书记，我们尊敬的高校长啊！为他俩的不幸寄予深切的同情。如今佳东山河依然美好，然而社会环境却不像过去那么古朴文明，演变得光怪陆离了。我巴不得立刻回到伊甸岛这个世外桃源，静

下心来，把这场斗争写出来，警示人们，吸取教训，这似乎又成为我的一个新的使命。

时间快六点。

我又望望外面，啊，简直是个琼玉世界：北斗峰银装素裹，峰顶已抹上一束金灿灿的阳光，附近南大街的楼房，被厚茸茸、软绵绵积雪覆盖得严严实实，蛋清般澄明的晴空，与银白色的大地之间的界线那么分明。世界变得那么纯洁、干净、宁静、肃穆，见不到往日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也听不到粗俗的吆喝、车轮滚动的声响。大街与陋巷，豪华与贫穷的鲜明界线统统给积雪抹掉了，难以辨别了，剩下的只是白茫茫一片。因天气分外寒冷，人们还蜷缩在暖烘烘的被窝里呢，只有几只麻雀在墙头叽叽喳喳在觅食，给大地带来了一点儿生气……

我走出县府招待所，横穿中心街，绕过临流亭，就是云溪镇东郊文教区了。我踩着积雪，从莫愁湖流出的云溪已结了一层薄薄的冰，暖暖的水流在冰层下隐隐淌着。过桥时，我发现桥面被人踩过的脚印。这么早是谁的呢？我蹊跷了。继续绕过佳东实验小学墙外的路，就是东郊田野了。这里天气分外冷，雪积得特别厚，脚踩上去，没到踝子。田野麦苗儿好像怕冷娃蜷伏在雪窝里取暖。路边水沟，田畔的树，光秃秃的枝条，在风中颤栗，有的则被雪压断了倒挂着。我继续前行，走过岔路口，却发现那人的脚印没有了。我停住住后看，那人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在三岔路口前面的路岔开，分明沿着那条机耕路向北斗山麓延伸过去，一个接一个，形成一条抛物线，同我向新埠镇走去的路线成Y形状，却不见人。我觉得奇怪，这么早是谁到莫愁湖呢？那边荒无人烟，只有在北斗峰住着几个僧尼。猛然间，“茫茫玉宇茫茫路，滤嚣尘，根清净，是吾归处。”这句句在我的脑际跳出，我的心

口发慌了。莫非那个人是高老师么？不，不，我又自我否定这样的猜想。他若真的要上北斗，干嘛不拣个好天气呀，何必冒着风雪去。我边思忖边赶路，艰难地走了一段，又抬头向那边儿望。啊，远处一个小黑点好像从一片树林出来了，向前慢慢儿挪动脚步，那人似乎还拄着根拐杖呢，好像被冻僵的小甲虫在雪地里艰难地爬行着。这走相分明是我的高老师！我急得想哭，想呼喊，可这时从新埠镇传来了一声火车汽笛。啊，离上车只有一个小时，连赶路也很紧迫了。这时，太阳从东山突然冒露出半个血红的脸，给雪地铺上万道霞光……



陈继达，浙江永嘉人，1936年5月生。大学中文系毕业，永嘉电视大学创始人，曾任电大校长、政协文史委主任。为陕西作协文学创作研究会会员，兼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理事、《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编委。著有诗文集《山水·人生》、纪实传记文学《我的文学梦》。主编政协《监察御史徐定超》、《楠溪江历代诗文选》、《溪山吟》等多种文史著作。书法作品入选《二十世纪中韩书法家作品精赏》、《1978—1998中国书法选集》和《东方之子》等多部大型集子。

第一章

记得高吟辛第一次上北斗，是今年夏天，被云峰寺小僧慧明法师招去的。他破天荒第一次发现这里风光无穷美，在人间确是难能寻觅得到的。北斗七峰，地处大青莲溪的下游，素有东南名胜之称。据说东晋著名道学家陶弘景曾在此著述，葛洪也曾在此修炼过的。北斗峰由展旗、玉甌、美女、狮子、双笋、望月和天台等七个奇峰组合而成。峥嵘错落，云雾缭绕，气象万千，还有许多美丽传说与神话故事。因上去的道路陡险，很少有人攀登过。它像天然屏障峙立在云溪镇西北角，冬天它挡住西北寒流，使云溪镇四季温暖如春。从它的上面奔流而下的云溪同大青莲溪汇合，冲积成一片肥美田园，润泽万物生长。云溪镇是佳东县政府所在地，三面依山，向东敞开，濒临大海。这里人们祖祖辈辈靠着务农、渔樵过活。由于贫困，不少人在闲月时上北斗砍伐树木，采集草药上市，换来点米盐酱醋什么的，可谁也没有那份心思上北斗观赏风光。刀光剑影风雨过后的十年改革开放，云溪镇奇迹般富裕起来，木构低矮旧平房一排排被拆除推倒，新盖的水泥钢筋高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小石板路挖掉了，街道变宽了，大青莲溪北部山里人纷纷搬迁到这里落脚谋生。街上的行人也逐渐多起来了，镇西郊的工业区也渐渐形成了，马达日夜轰鸣。近年卡拉OK舞厅，夜总会这些时髦的玩艺儿出来了，流行歌曲在闹市区日夜响个不停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变快了，在商

海，你追我赶，我追你赶，大家都在做着发家致富的美梦，谁有那份兴趣攀登陡峭奇险的北斗呢。然而，当历史车轮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神州大地上空突起风云，一阵浓黑的硝烟从北方刮来，顺着大青莲溪峡谷由北而南，飘到这个新崛起的小镇，人们如吸进蒙汗药，一下子变得软绵绵懒洋洋的了。这个小镇的一切的一切，像时钟松了发条，一下子变慢了，上北斗的人也多起来了。从四面八方上云峰寺和白云庵求签烧香的，尽是红男绿女，佳东南面天州市来的少数几个文人墨客，为摆脱尘俗，也时断时续到北斗吸吸新鲜空气，观赏旖旎风景。今天上北斗的最惹人注目的就是这位身材瘦小、背脊微驼、目光炯炯有神穿着件旧式对襟外衫的高吟辛先生。他是个充满着旺盛生命力，富有进取精神的原佳东高技校校长，也是一位潜心于学术研究的德高望重的学者和才情横溢的诗人。他是云溪镇上人，虽喜欢阅读中国传统的山水诗词，可很少有闲情逸致游山玩水。即使在十年风雨期间，因南方大学停课，他回乡闲居，那时北斗峰之麓行人如织，或垂钓，或谈情说爱，或散步纳凉，可也没出现过这位学者的身影。他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闭门不出，在家潜心研究学问，然而在今天，这位早已进入天命之年的学者诗人，却一反常态，应云峰寺一个小僧之约，竟第一次登上北斗峰。这例引起云溪镇不少人的注意。

小僧慧明，系天州市南部云泽人氏，因家庭遭不幸到这里削发为僧。他聪颖善良，颇有才气，亦喜爱诗文，早同高吟辛有神交了。今年春天，他忽然看到云溪同晖诗社会刊上一首高吟辛《伤逝》的诗，读后为之倾倒，并从此诗中品出他的禅心萌发，进而从侧面得知他原是南方大学教授，到佳东创办了一所著名高技校，被免职闲居在家已达七八个月了，这更使慧明日夜不安，最近他挥毫为他写了首《乐道》，并修书一封寄去。高吟辛读了

慧明的和诗，叹感不已，想不到北斗峰丛林里，竟还有这么位富有才情的年青诗人。高吟辛的《伤逝》这样写：

风雨阴晴岁月迁，落花流水逐芳年。
传经莫忆春风度，觅句空教灯火燃。
西馆吟身病民瘼，东楼醉客闹华筵。
倚窗望月云间照，人世朦胧恰似烟。

而慧明从高吟辛的“倚窗望月云间照，人世朦胧恰似烟”两句中，得到启迪，这样和之：

一梦烂柯世道迁，林泉仙界永华年。
功名利禄有何用，石火电光稍纵燃。
北斗七星炫净土，东山一寺设经筵。
烦来垂钓清溪上，静看青峰绕紫烟。

他想高吟辛看了他的和诗和书信之后，一定有动于衷，料想在三天之内一定会上山拜访他。于是，他精确地计算时间，前两天总到风门坳紫霞亭静候。昨天阴雨，他在紫霞亭看到几个善男信女打着伞子上来，大概是到美女峰白云庵烧香。白云庵从紫霞亭右边小石径过去，约行半个小时即到。他瞧见那个女的修长俊俏，由男的打着伞拦腰扶着，忸怩作态，落在他俩后头几个男女嘻嘻笑笑。今天清晨，雨霁天晴，又逢星期日，他依然到紫霞亭守候。

为消磨时间，他约一个小僧坐在亭子里同他对奕。慧明比小僧大五岁，可下棋不是那小僧的对手，下了三局，他连输三局，真有点儿耐不住气了。“再来一盘！”他大喝一声，拿着一只棋子

猛往青石棋盘一拍，挽起衣袖。那小僧炮2进5，慧明马8进7，小僧也马2进3，慧明兵7进1，第三回合很快形成“中炮对鸳鸯炮”的局面。再走几步，小僧黑子的双车控制着4、6路要道，严重地威胁着红方，可慧明对局势的严重性却没有意识到，而走了兵1进1这一步不是当务之急的棋，造成处处进退维谷的被动局面。慧明右手托着下巴，拧紧浓眉，正在沉思，忽然见亭下边山路拐弯处出现一个青年陪着一个长者上来，他一眼认出那青年名叫叶小忠，是在佳东县府工作，还是同晖诗社会员，心里豁然开朗了。

“你是小忠先生？噢，稀客，稀客。”慧明随即伸出右手同小忠相握，又问：

“这位是——，”

“高吟辛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你给他和过诗，写过信嘛。”慧明后退一步，给高吟辛施了一个法礼：

“啊！久仰，久仰，今天果然把你盼到了。”

高吟辛眼睛闪现亮彩，高兴地说：

“你就是禅师慧明，诗写得真不错，今天特地上来拜访。”

慧明含笑点头，两人四目相对。慧明只见高吟辛气宇轩昂，未及耳顺之年，而背微驼，双鬓斑白了，戴着副玳瑁花边眼镜双目深凹，眼睛炯炯有神，藏有无穷智慧。而慧明在高吟辛眼中呢，披着件灰色袈裟，聪颖俊俏，净白的脸，眉宇间长着颗黑痣，大约二十六、七岁，大热天，还穿着白袜黑布鞋。小忠笑着对慧明说：“高老师是云溪人，今天还是第一次上山，拜访法师，很想同你结交。他还要看看云峰寺、白云庵。”慧明谦和地笑着：“哪里！哪里！今天可是小巫见大巫。”高吟辛也感叹地说：“惭愧，惭愧，蹲半辈子书斋、教室，殊不知这里还有这么一个桃源世界，真是孤陋寡闻呀。”慧明说：“这里确是个佛门圣地，也是

风景游览的好地方。只可惜山高路险，离云溪镇又远，上来进香只有虔诚的善男信女，很少文人墨客。”高吟辛拄着根天竺拐杖，拾级而上，小忠随后时时搀扶。慧明在前引路，充当导游，指指点点，行不到二里，翻过山坡，涉过篁竹掩映的小溪，又翻上峻险云梯山路，就是玉甑山坪，云峰寺的一檐角，从一片密林中露出，并从寺里边传出人语喧声。谁知那个同慧明一起下棋的小僧同住持智琛早在寺院大门口等候。这小僧在紫霞亭乘慧明同高吟辛握手言欢时，赶忙抽身回寺禀告住持。他个子瘦小，动作十分敏捷，山路行走如飞。高吟辛等三人未到，可已将一锅开水烧好了。

高吟辛、叶小忠被迎进山门，在东廊庑禅桌边坐下。小僧忙向他俩献茶，高吟辛端起茶盏呷了一口，咂咂口舌，连声称赞：“好茶，好茶。”慧明说，这里的茶是自栽自烘焙的，因山高云雾浓，又加之寺里有眼清澈的泉水，故烹的茶水特别清味醇厚。高吟辛环视周围，这座寺占地不到一亩，打扫收拾倒很整齐清洁，只是西禅房尚有几间因年久失修，横梁已摇摇欲坠。他与小忠走进大雄宝殿，仰望法堂古木横梁，一行尚可辨认得清墨写的字：建于元至正己酉年春月。高吟辛屈指一算，此寺已有六百余年历史了，约早于云溪建村 200 余年。慧明又陪同高吟辛、叶小忠转到东厢二楼，进入他的住室。这里哪像个僧房，板壁、屏风贴满诗画。惹人瞩目的唐代慧能大师的那首诗偈：“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不知是谁仿郑板桥草体，写得特别奔放潇洒，高吟辛看后赞不绝口说：“此诗悟性自然比‘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神秀和尚做的高明呀。”他又冲着慧明说：“这里空气澄鲜，山林葱绿毓秀，离云溪又远，也不用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了，哈哈。”慧明点头说：“尊师高见，尊师高见。”他说罢走到窗前，拿出抽屉里一首诗对小忠说：“这首

《伤逝》是尊师写的，也是你给我寄的。”高吟辛望望小忠打趣说：“是嘛，是你泄漏了我的天机。”小忠解释说：“不只你这首诗，凡是咱诗社印发的会刊，我都如期给慧明法师寄去。”慧明说：“不要错怪他呀，这是我向他讨取的。贫僧早知尊师诗名，倾慕已久。”高吟辛问慧明：“你同咱诗社里的人都熟悉么？”慧明摇摇头望一眼小忠说：“只同叶公子有缘分，前年下山向县府送报告，要求拨款修葺东边廊庑而和他结识。其余只有神交而已，我很想进入你们诗社呢。”

一阵凉风刮来，顿时薄雾飘进禅房，天空灰暗了。高吟辛刚来还是汗流涔涔的，可这时就感到凉气透骨了。叶小忠忙递给他上岭时脱下的衣服。高吟辛说：“山上山下真是两个天地呀！”小忠说：“这里海拔七百米，还只是顶峰的半腰呢。”正说话间，那个小僧从外边带着一个神色紧张的白云庵小尼明子进来，急告慧明：

“师兄，那几个肇事歹徒，又来白云庵寻衅。”

“他们纠缠着芳春师姑不肯放手。”小尼惊魂未定，胸脯起伏喘着气。

慧明听了阴着脸沉吟半晌，拂手要他俩先去。对高吟辛说：

“尊师慢等，我先去瞧个究竟。”

住持智琛闻声也从外赶来，想陪同高吟辛继续玩，可高吟辛安不住神，茫然问智琛究竟出什么事？智琛只是呆着不肯回答。高吟辛对小忠说：“咱们走去瞧瞧。”说罢二人离去。

白云庵距云峰寺二里路，坐落在云峰寺东北部美女峰半腰。从这里过去，翻岭二十多分钟即到。因事急慧明同小僧小尼，健步如飞，远远将高吟辛、叶小忠两人抛在后边。高吟辛一路老在想他们这么急急匆匆，那里究竟出了什么急事？数次问叶小忠，可小忠也是闷着摇摇头说不知道，他只晓得白云庵自去年来了个

漂亮的女尼后，它的知名度顿时提高，四方前来看她的人更多了。至于这个女尼啥模样，他也未见过。高吟辛在小忠搀扶下，翻上一座高峻山梁，俯瞰下面深谷，双腿直打颤。这里山势更险，峭壁陡立，大青莲溪如罗带由北而南在下面山麓盘旋。它冲过数重青山，流向茫茫东海。白云庵就筑在前面的悬崖石穴中，那里风景自然比云峰寺更秀丽，高吟辛不敢下望冥冥深渊，由小忠牵引，双眼盯着小忠的脚跟慢慢儿过去。当他俩走进白云庵的门台，嘿！围墙里边人声喧闹沸腾，料不到这里香客如此众多。香客见门外进来一位气宇不凡的老者和一位年青人，顿时沉静下来，自觉闪开一条道儿，让他俩走过。他俩再进了一道门，即是白云庵禅房外面的平坦空地，这里挤着大堆人。高吟辛踮脚朝里看，只见慧明同一个扛着猎枪，挑着一只穿山甲的人论理。此人敞开衣襟，露出毛茸茸的胸毛，穿着条紧身的牛仔褲，白净的脸，鼻子下两撇八字胡子，站在他的身边作伴的是个胖乎乎脸子丑陋的男子。高吟辛与叶小忠很快认出这个留八字胡的，不是白玉堂夜猫子的儿子云豹么？云豹同高吟辛眼睛一相碰，惊讶不已，原来瞪眼睛吹胡子气焰分外嚣张，一看到高吟辛与叶小忠也站着围观，就像菸叶打了霜，一下子耷拉了脑袋。那个丑陋的胖男子，还鼓着金鱼眼，摆出打架的姿势呢，见自己主子不开腔了，慢慢儿将视线移向高吟辛那张森严的脸，也不战而栗。场上也一下子沉静了。小尼明子乘势将旁边那个体态婀娜、遭羞辱的比丘尼拖走。那八字胡子云豹恶狠狠向她俩瞪着眼，又向慧明吼了一声：“和尚，你这猫子占着腥独自吃，今后会有你好看的。”说罢头一扬挺起胸霍地同那个金鱼眼的胖子冲出人群，在众人的哄笑中灰溜溜地走开。香客望着他俩的狼狈背影咒骂着，有的吐了口唾，嗤之以鼻。这里地处偏僻遥远，多数香客不是来自云溪，而是山北附近乡民，故很少有人认得这两个家伙究竟是谁？

可人群里也有几个不正经的男青年仍围住慧明指指点点哈哈大笑不止，取笑他当了和尚，还帮那尼姑，为她打不平，一定同那女尼有过那风流的事呢。

这个比丘尼，姓杜，俗名杜芳春，也是云泽人氏，高中毕业，今年芳龄二十二岁。她从娘胎呱呱落地，正是血腥风雨的岁月，不到三天，在那个漆黑寒冷的夜晚，她的未见面的爸爸，竟在铁牢里被折磨含恨而死。她的妈妈悲痛欲绝，哭了一场，偷偷地抱起她欲投湖自尽，幸被邻村一个农民名叫田裕宝的搭救。田裕宝将她娘儿俩带到自家，好言抚慰。过了月余，又将她娘儿送回。这农民也无妻室，只有一个三岁儿子，他时时携小儿到她家玩，每逢四季八节，断不了给她娘儿送粮送菜送鸡送肉。杜芳春的母亲深受感动坚强地活下去，强吞下热泪对陷害她的丈夫而欲达到霸占她的胡主任怀着无比仇恨，含辛茹苦将独生女杜芳春拉扯大。杜芳春长得像朵花，进入初中，冤家路窄，胡主任的杂种也偏偏在同一个学校读书，天天死皮赖脸缠着她，时时闹得学校鸡犬不宁。校长和教师慑于他家势力，也奈何他不得，不敢批评，也不敢让杜芳春转学，弄得杜芳春上天无路，下地无门。一个夜晚，杜芳春留给妈妈一张字条，神秘地走失了。她的妈妈哭瞎了眼，那个田裕宝，也变卖了家产，四处寻找三个多月，也找不到她。杜芳春的心上人，田裕宝那儿子田小小，从小同杜芳春青梅竹马，患难与共，因她的走失，就像丢了魂儿似的，连高中也无心去考，也在一个早晨出走了。谁也料不到杜芳春逃到千里路外东南佳东县北斗峰入庵为尼，云溪镇上的人谁也猜想不到，云峰寺里年青的慧明和尚，就是那个不畏路途遥远来寻找自己心上人的田小小。田小小寻到白云庵，见杜芳春已削发为尼，不肯还俗，他也顿萌禅心，一气之下也削发为僧了。不久，田裕宝闻讯自己的儿子与杜芳春在佳东北斗峰出俗，也觉得没趣，偕同杜

芳春之母相约，千里迢迢来到这里落脚，过着岩穴生活……

这是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鲜为人们所知，高吟辛与叶小忠当然也不了解这个离奇情节，然而，高吟辛看到刚才这个场面，实为比丘尼杜芳春担忧。他知道那个云豹，是白玉堂滕长青之子，近年弄起了个正大电子集团公司。他有钱有势，贩黄偷漏，蝇营狗盗，去年在打假中，他的公司被查封，一直未开张。这个纨绔弟子，又喜欢寻花问柳，见女人垂涎三尺，生活荒唐至极。

……

高吟辛目送那两个家伙，消失在山坳树林中，慢慢转过头来问小忠：“这小子今天怎么窜到这里来寻衅滋事？”叶小忠愤愤不平说：“鬼知道。”高吟辛与叶小忠转到后面寻找慧明，可一时找不着，忽然，从东厢禅房出来个穿缙黑袈裟肥胖的老尼，她探着头向他俩热情招呼：“屋里坐，屋里坐。”高吟辛、叶小忠跨进门，受屈的杜芳春含着泪水和小尼在禅房里站着，好像刚听过老尼训过话似的。杜芳春见高吟辛、叶小忠来，装着笑容向他俩施了个法礼后，又很快地走开。慧明和那个小僧，原来也躲在禅房门外暗处听话，老尼发觉了他俩，忙探头招呼：“进来坐坐，进来坐坐。出家人同是佛祖释迦牟尼弟子，犯什么讳，住在同座山行道，也是个邻居，有事好互相照应。”她说了又向高吟辛转过笑脸：“你两位大人是县里来的？”高吟辛点点头：“噢，是。”高吟辛已看出这老尼是庵里的住持。看来这庵只有老尼、小尼和比丘尼杜芳春等三人。这老尼，圆圆脸打皱网纹搽着一层脂粉，白里透红，右手中指无名指套着二个嵌蓝宝石的金戒指，而她的床下呢，还露出一双男人的鞋，使高吟辛看了脑子里陡然打出个大问号“？”这老尼若不是披着青色袈裟，人们准以为她是个什么大经理太太呢。高吟辛便启口问：

“刚才那两个打猎的蹿来干啥？”

“其实没啥大不了的事。”老尼轻描淡写回答：

“他们办的公司因被查封停产好久了。近来他们天天上山打猎，看看这儿香客多，景致清幽，很想在这里开发旅游业，捞点儿收入。”

“搞旅游？”

“这也是好事嘛，这里游人多了，进香的会增多。进香的多，旅游更红火哩，应支持呢！”老尼又回答叶小忠的发问。

隔壁的比丘尼杜芳春听到他们的议论，急忙出来，站在门外涨红着脸说：

“不行，他们还要借居庵堂西厢一间禅房，不知安的什么心？”

叶小忠急着问：“真的么？”芳春答：“还有假的，你问师姑。”叶小忠瞧老尼不语，警告她说：“夜猫子过院，没安的好心，万万使不得。”高吟辛也对老尼说：“这两人是云溪镇上的无赖，让他们住在这儿，岂不引狼入室。”老尼见他们都这么说，转得亦快，改换口吻说：“是呀，一个庵堂，来住两个陌生男人，成何体统？他们提出的要求，确使我犯难，答应吧，怕败坏佛门圣地名声；若不答应，又会得罪他们，怕日后会来找麻烦。今天的事就是这样。”老尼叹着气，一直站在那儿不语的小尼明子，望望芳春一眼说：“是这样呀，今天这个人，就是借题纠缠师姑，我见他俩对师姑动手动脚，连忙去云峰寺。”老尼接过她的话又说了许多难处。说三年前，比丘尼杜芳春来到这儿落脚修行，人们见了这天仙般倾国倾城美貌，也竟然削发为尼，觉得十分好奇，为此，附近山民和云溪镇乃至天州市不少人闻风而来。不少青年借烧香为名特地跑来看，亲睹她的芳容。这样白云庵香客一下急增了，庵里的经济收入也一下子增多了。比丘尼杜芳春生得伶俐，举止大方，初始热情接待香客，善于周旋，可时间一久，